



XIAKEJIU

徐霞客研究

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
江阴市人民政府

编

地
質
學
會

第29輯



徐霞客研究

第29辑

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 编
江阴市人民政府



地质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霞客研究. 第 29 辑 / 中国地质学会徐霞客研究分会, 江阴市人民政府编.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116-0902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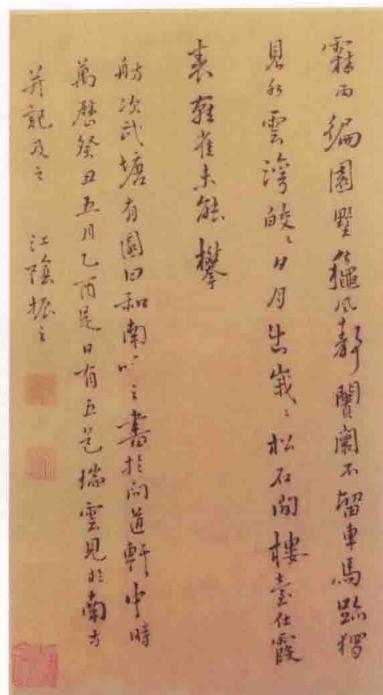
I . ①徐… II . ①中… ②江… III. ①徐霞客
(1586~1641)—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5. 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6897 号

责任编辑：李 静
责任校对：王 瑛
出版发行：地质出版社
社址邮编：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31 号，100083
电 话：(010) 82324587 (编辑部); (010) 82324508 (邮购部)
网 址：<http://www.gph.com.cn>
传 真：(010) 82318613
印 刷：北京地大天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8.75 图版：4 面
字 数：230 千字
印 数：1—2500 册
版 次：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书 号：ISBN 978-7-116-09027-9

(如对本书有建议或意见, 敬请致电本社; 如本书有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徐霞客研究



专家学者正在考证的新发现的徐霞客手书

(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 供稿)



云南省徐霞客研究会举办徐霞客与昆明历史文化旅游学术研讨会

(云南省徐霞客研究会 供稿)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实验小学与浙江省宁海县徐霞客旅游学校结为“友好学校”共同推动“徐霞客文化进校园”

(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 供稿)



山西省财经大学徐霞客文化社团部分团员合影

(山西省财经大学徐霞客文化社团 供稿)

徐霞客研究



昆明市徐霞客中心学校举办学校更名二十周年系列活动

(昆明市徐霞客中心学校 供稿)



昆明市徐霞客中心小学与昆明市供电局举办节能低碳宣传活动

(昆明市徐霞客中心学校 供稿)

徐霞客研究



经典朗读

(昆明市徐霞客中心学校 供稿)



孩子们用充满童真童趣的演出表达对祖国、对学校的热爱以及对亲人、对师长的感激之情

(昆明市徐霞客中心学校 供稿)

《徐霞客研究》编委会

主	任	张宏仁			
副	主	任	黄实	姚秉忠	于希贤
		艾若	林国志	袁秋中	
		陈捷元	苏士虎	王建炜	
		陈楠			
主	编	姚秉忠			
副	主	编	汤家厚	高松凡	龚法忠
		田柳	唐汉章		
编	委	芦秀娥	任小玫	刘瑞升	
		李亮			

目 录

特 稿

云南文献中的徐霞客	朱惠荣	1
弘扬“徐霞客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	蔡伯仁	11
研究徐霞客 学习徐霞客	曾俊伟	15

专 论

梧塍徐氏远祖暨徐霞客先世述略	徐兴华	21
《晴山堂石刻》诗文翰墨的落款及钤印	江桂苞	27
论徐霞客、王士性对水资源的勘察与保护	丁式贤	45
略论晚明产生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时代背景	徐祖光	53
徐霞客在《盘江考》中的失误	吴胜明	61
知遇、投缘与真知己.....	浦庆余 贾 婷	65
徐霞客的生态观考论	张晋光	76
试论弘扬徐霞客精神，创建旅游名城	张 俊	86
从《徐霞客游记》看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	肖卫琴	94
霞客挚友——靖江县令陈函辉	周 琦	103
关于徐学研究发展趋势的几点思考	李宝根	112
徐霞客与王爱山	麻绍勤	118
徐霞客旅行中的三次转折点	蓝黄盛	123

徐霞客与黄山	戴龙辉	128
霞客游庐山莅离路线初探	张兴华	138
浅谈徐霞客与陈继儒的交往与情谊	刘徐昌	143
最好的读解	李建华	149
徐霞客精神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沈俊鸿	153
徐霞客与僧道	庄月江	161

考证

对《舫次武塘》诗稿的探讨	徐振庆	172
新发现的徐霞客手迹《舫次武塘》诗	夏国贤	177
《舫次武塘》小考	马核	182
徐霞客《舫次武塘》诗稿手迹是赝品	陈锡良	189
关于新发现的徐霞客诗稿手迹的讨论	蔡崇武	196
“5.20”徐霞客游踪考	周明礼	200
重走霞客路 再访弥陀庵	奚援朝	204
徐霞客南岳山脉考	马核	208

人物

实践、探索、爱较真的于光远	施光华	211
------------------------	-----	-----

争鸣

徐霞客寻祖游天台山	范坚军 徐恩佑 陈秋月	216
--------------------	-------------	-----

交流

通读《徐霞客游记》后的三点已见	姚毓青	221
徐霞客游线当代重兴之宁海共识	游线申遗办	229
走文化办学之路	张苏妹	231

书林

踏着徐霞客的脚印	张宏仁	234
心灵的行走	艾若	235
自序：一生最最值得做的一件事	刘瑞升	238
文化自觉视阈下的温故知新	任小玫	241
《品读〈徐霞客游记〉》书评	陈良富	246
《徐霞客古道历代景观诗文选》出版	周明礼	248
《奇旅——徐霞客在湖南》序	张宏仁	249
别具一格见《奇旅》	任小玫 姚秉忠	250

行者

《游太华山记》赏析	朱惠荣	256
徐霞客见我与北京	靳振烨	262
游恒山记	阴斯怡	265
峻险华山行	杨清	268

特 稿

云南文献中的徐霞客

朱惠荣

鸡足山的静闻墓碑

1939年冬天，李霖灿、李晨岚两位先生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他们随身携带《徐霞客游记》，专程登上鸡足山，将其考察记录写成《塔盘山的静闻碑记》等文，收入在《霖灿西南游记》中，于1976年由扬名出版社在中国台湾出版。可贵的是，《霖灿西南游记》中抄录了他们亲眼所见的《静闻碑记》。今全文移录于此：

余故乡霞客徐先生，足迹遍海宇，曾不一挟同人。迎福寺静闻上人止静二十年，未尝一讯丘壑。乃鸡山之行，不想期而相将，此谁作之合哉？既而茶陵经虎穴，衡阳遇盗劫，皆频死不死。抵粤之南宁，静闻竟死于病，距其始行九月十九，适期年也，此又谁夺之去哉？先是静闻曰：“予不能以身至鸡山，其必以骨至。”先生领之。即就禅侶遵茶毗法，襁负以前，此又谁为之而死不能阻生不能间哉！于是行则为肘后之珍，止则为枕中之秘，遇佳山佳水，则倚仗相计，若招若慰。遇毒雾蛮烟，鼯悲箐深，险阻不前，则傍石为侶，共冻共馁。间关至滇，亦复期年矣。适有悉檀寺仙陀、纯白二上人亦自鸡山来，遇而奇之曰：“从来未有以骨来鸡山者，静上人既以骨来，独不可以骨止乎？”时先生拟从鸡山还葬其骨，不即应。唐大来辈交怂恿之曰：“空门以四大为幻相，何有于白骨，又何有于首丘？况此骨之所以重者，以静上人一念皈依鸡山，至死弥切。故不当作白骨观，直是即骨见性，即骨见佛；若一离鸡足，便与狗子喫何异？”先生乃再领之。箨冠子闻之曰：静闻上人矢志名山，身未至而骨至，徐先生不惮于万里负

骨，鸡山诸禅侣不惜以一杯藏骨，此一骨而三生之公案在是焉，余又何难以无笔为鸡山留一段盛事，乃记而系之以偈曰：

孰驱之来，迁此皮囊，孰负之去，历此大荒。骨非白骨，所至即是，未至鸡足，此骨不死，既至鸡山，此亦非骨。知至至之，既闻所闻，知终终之，即止所止。鸡山之外，谁骨谁肉，若复蛇足，即非鸡足。

明崇祯戊寅岁季冬廿八日晋宁箨冠子黄郊拜撰

清甲午清明祭主教立重复

据李文所记，静闻墓在鸡足山塔盘，与今对照，位置未变。碑的状况，李文也有记载：“碑却不高，约四尺，上端漫圆（似碣），由右向左横书‘静闻碑记’四大字，下面纵书小字十七行，每行三十四字。”末尾“另附一小行，字迹不同，行又斜”，署“清甲午”年号。对静闻墓碑的记录真实具体，特别是保存了墓碑全文，弥足珍贵。

徐霞客自从背着静闻骨灰上路，沿途即筹划请人为静闻写纪念文字。在晋宁，知州唐玄鹤“为余作《瘗静闻骨记》，三易稿而后成”。在昆明，阮玉湾、阮穆声并“金公趾为余作《送静闻骨诗》”。在保山，闪仲俨“太史复令人询静闻名号寺名，盖为静闻作铭已完，将欲书以畀余也”。当晚“既卧，太史以静闻铭来赐”。以上皆见于《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据冯士仁纂修的《江阴县志·仙释传》载：“静闻，迎福寺僧莲舟法嗣也。禅诵垂二十年，刺血写成《法华经》，愿供之鸡足山。丙子（崇祯九年）同霞客西游抵湘江，遇盗槊堕滩水，擎经于顶，独不失遗。后竟以病创死。霞客为函骨与经，间关五千里余，供鸡足之悉檀寺，并瘗骨焉。太史闪仲俨为塔铭。”崇祯年间成书的《江阴县志》，当得自徐霞客带回家乡的信息，鸡足山静闻墓首选闪仲俨所作的《静闻塔铭》。黄郊的《静闻碑记》写成于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此时徐霞客已离开晋宁，登上了鸡足山。黄郊原籍与徐霞客同乡，别号箨冠子，当时在晋宁，唐玄鹤、唐泰等与徐霞客的欢聚他都亲与其盛。徐霞客一到

鸡足山，就急找仙陀、纯白，《滇游日记五》崇祯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载，“先是，余在唐大来处遇二僧，即殷然以瘗骨事相订。”与黄郊所载“仙陀、纯白二上人亦自鸡足山来，遇而奇之”吻合。据方树梅《担当年谱》，黄郊即唐泰的内弟黄沂水，有《良宵几载寥落客神京》九言诗传世，诗序载，“余久客于外，甲戌始归”，崇祯七年（1634年）回晋宁。《静闻碑记》是一篇亲历者的记录，真实可信。静闻墓最早选用的闪太史的《静闻塔铭》至今尚未发现，内容不得其详。为什么在众多有关静闻的纪念文字中会选中黄郊的《静闻碑记》？从碑文内容不难发现，该文不但颂扬了静闻和尚和徐霞客的美德，还回答了世俗对于佛门的异议，阐释了佛家的道德观念。按照传统观念，“狐死必首丘”，静闻遗骨应该还葬其故乡；按照佛家的观念，皈依鸡山，“即骨见性，即骨见佛”。所以，“徐先生不惮于万里负骨，鸡山诸禅侣不惜以一抔藏骨”，合情合理。末尾字迹不同的行小字，是立碑时新加的。“甲午”当是顺治十一年，时为永历八年，正是农民起义军孙可望、李定国等四将军主政云南阶段，冠以“清”字，表明立碑者对农民军的态度。因为这是静闻墓的第二块碑铭，所以注明“重复”。立碑时间是否会是另一个“甲午”？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范承勋修《鸡足山志》和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高爵映撰《鸡足山志》中的《徐弘祖传》，都提到“晋宁黄郊为之铭曰”，黄郊所撰碑只能立于此前的甲午岁，即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这是云南长期传世的唯一一块有关徐霞客的古碑，也是云南文献中出现最早的一份有关徐霞客事迹的资料。然而，正如李霖灿所说，《静闻碑记》“碑既矮小，文笔亦弱，书丹镌刻俱不见佳”，其铭文累被后人参酌修改。

例一：“孰驱之来，迁此皮囊。孰负之去，历此大荒。

志在名山，此骨不死。既葬既塔，乃终厥志。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霞客静闻，山水为馨。”

例二：“孰驱之来，迁此皮囊。孰负之去，霞客侠肠。

志葬名山，骨且不死。千古传之，佳话臻此。”

徐霞客与静闻的友谊成了人们歌颂的极好题材，黄郊的铭文成了后世参与集体创作的咏叹调，逐渐被修改、浓缩、提炼，读来更加铿锵有力，荡气回肠。

遗憾的是，徐霞客征集的一批有关静闻事迹的作品皆湮没无闻，历经300多年风霜的黄郊《静闻碑记》终又遁迹荒烟蔓草。静闻和尚墓位置未变，在鸡足山文笔峰之阴，盘山公路坎下，东南距塔盘寺200米左右。但年久失修，山石溃没，仅遗荒冢。庆幸的是，1988年冬，省州县文物部门对静闻和尚墓重建石砌方塔，并确定为大理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出版的《鸡足山志》有墓塔照片。后来，改建为石砌磬锤形僧塔，大理石碑刻“圆寂静闻禅师之塔”八字，旁边有文物保护标志碑，《旷世游圣徐霞客》收有墓园照片。

《鸡足山志》中的《徐弘祖传》

1942年，方树梅先生为文《大错遗文霞客自滇归年之贡献》，刊载于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部丛刊第四号《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揭示了大错和尚所修《鸡足山志》。

“余于友人处见其稿本第六一册，于流寓徐弘祖事略后有文一段”，并将此段文字抄出公诸于世。笔者着意追踪大错稿本，若干年前，在省图书馆得见高翥映《鸡足山志》有由云龙《印行〈鸡足山志〉序》称：“前明江阴徐霞客，有志纂辑志书，仅成初稿四卷，因病中缀。大错和尚因而成之，得志八卷，并为《指掌图》以资导引。不佞曾于董鸿勋居士处见之，爱其稀有而惜其简略。”按，由序称1957年5月自性借去。1959年由跋又谓“丙申年五月自性法师向余借去”，丙申为1956年。序和跋所记时间差一年。但大错《鸡足山志》稿本由云龙亦曾亲自得见，与方树梅文所说同。可惜此后即渺不再闻。

大错修《鸡足山志》向无怀疑。大错修志的经过，详见范承勋修《鸡足山志》所收《大错和尚序》：“庚子春，未孩曹公偶尔来游，向山中比丘索志书一观，众乃瞠然，应以无有。曹公

曰：兹山为尊者道场，与五台、峨眉、普陀、九华并称域内久矣，而志书阙焉。使游览考古者茫然，无从问津，岂非我辈之责哉。次日即率众僧向余拜请，俾撰述以光名山。”“辞之再三不得，勉为网罗散失，采集旧闻，与无尽及山中禅友参论笔削，积百四十日而稿始成。”永历十四年（庚子，1660年），大错在鸡足山接受任务，历时近五个月成稿。曹延生、沈天锡序可以互相印证。

前人认为范承勋修《鸡足山志》所据基本为大错和尚所撰。高奇映《鸡足山志·志例》十则之一说：“《鸡足山志》昔为徐弘祖霞客草创，迨成于大错和尚之手。当兵燹之际，惟祈成书，未暇构精笔墨也。今本兵尚书范苏公先生曩制滇时，慨恶札之淆漓，欲撮醇去玼，再思翻刻。乃僧俱删其旧，悉取大错之志一字不移而刻之。”赵藩《鸡足山志补·序目》亦谓：“《鸡足山志》创修者，江阴徐氏弘祖；增修者，丹徒钱氏邦芑。其原书今皆不存。今行世本，曰沈阳范氏承勋重修。以余观之，殆一沿钱氏之旧，不过于诗文增入数篇，而冠以己叙暨诸大吏之叙耳。钱志面目犹是，惟徐志无征。差幸霞客游记之末附录《鸡足山志目》与《志略》，为得其体例大概而已。昔人致慨于新志出则旧志亡，不其然哉！”范承勋《鸡足山志》所据主要为大错和尚辑纂的《鸡足山志》，此说可信。

大错与鸡足山的关系，从范承勋修《鸡足山志》的内容也可以探明。查范承勋《鸡足山志》，分量最多的是艺文志，分上、中、下三卷，其篇幅占全书一半还多。其中大错和尚诗文突出，不但数量多，而且各种文体诗体皆备。诗文的内容，反映大错在鸡足山的行迹，几乎遍及该山的胜景。其中尤以《鸡足山图》《鸡足山指掌图记》及《鸡足山赋》最为精彩，微观详确，宏观磅礴，颇便行旅登山游赏。大错诗文的字里行间，也透露了大错编修《鸡足山志》的梗概。《鸡足山指掌图记》载：“余以纂修山志，侨寓半载，与眼藏、仙陀、把茅、中也、德音诸道友攀危涉险，伐山窺穴，虽樵牧绝迹之巔，猿猱却步之处，莫不穷讨冥搜，把笔纪胜。”“片云居即余与诸道友修志处。”《片云居

记》又载：“庚子春，余与无尽、眼藏、子眉及古道、古笑纂修山志，栖息半载。”“适古处自黔来，叹赏累日曰，是未曾有也，不可无记。予因述数言命书之，以贻后之好事也。”则有关修志的过程更加具体。时在庚子春（永历十四年，1660年），延续近半年。工作的地方在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年）弘辩所建的片云居，“南下半里即悉檀寺”。参编《鸡足山志》的一批人，有长住鸡山的僧人。如广称（眼藏）在《琼楼山记》中载：“庚子春，大错和尚纂修《鸡足山志》，命余偕道友知空遍探山水名胜。”学蕴（知空）、广称《留宿绝顶联句》说明：“庚子春，大错和尚修志鸡山，命余二人编搜胜迹。”也有大错身边随行的另一些人。据《游鸡足山记》“僧古笑，俗名戴若”。“余在蜀时，即闻滇云有山名鸡足，心甚慕之，岁戊戌随大错和尚至滇。游苍洱，住三塔寺数月，浮海东”，到鸡足山。据《游仙掌峰记》，“僧古道，俗名吴子朗”，“游览者未尝适足，偶因眼藏、把茅邀往纵观，始尽领其胜”。前人《白石岩记》载：“犹幸予以修志住山，搜访名胜，两过此岩，始知其幽邃奇古，别一洞天，因援笔为记。”前人《华藏洞记》载：“余止鸡山八九日，探幽历险，无奇不搜”，又“同无尽、法润、仙陀、眼藏、还朴、古道”游华藏洞。前人《河子孔记》载：“同游者道友无尽及广安许昌言”。古笑、古道、古处等及另一些人，从四川、贵州等地来，都是跟随大错和尚雍度而至鸡足山的，他们也协助大错编修《鸡足山志》，并把调查所得写成诗文，收入志中。但处明清鼎革，由于政治的原因，后来鸡足山僧把部分作者的真实姓名改为“前人”，并加了范承勋、王继文等的序和游记，增补了康熙年间的资料，作了技术处理，改头换面，才变成了范承勋领衔、具有官方色彩的《鸡足山志》。

方树梅文保留了大错和尚《鸡足山志》中《徐霞客传》所附的论赞全文，从而证明，其《徐霞客传》不可能比论赞晚出，只可能出自大错之手。该传成稿于永历十四年（1660年），为云南文献中最早介绍徐霞客的传，并附有论赞一则。后被收入康熙三